

虞山書院志卷之九

昆陵孫慎行聞斯甫裁闕

雲間張 禹世調甫參閱

吳郡王穉登百穀甫

邑人嚴 澂道澈甫

澄江繆昌期當時甫

邑人王宇春季和甫

馮復京嗣宗甫

顧大韶仲恭甫

何允泓季穆甫

陸 銑孟仁甫同校閱

嚴 柟棟孺甫校梓

藝文志

張鷟曰有德者必有言言其所存者至言也無所存而惟外之是求巧爲狀而張大之言之不根者也至言言其信不根之言言其疑惟信而言故能挾聖賢之秘密而動乎人心不已之生機如是言斯可載而述也今夫學

道者必信于其中而後道德爲真道德事業爲真事業其爲文章也亦爲真文章若僅僅收譽于衆口傲動乎流俗雕繪金石而圖度千秋則雖有蓋世美業政如俳優裝演戲弄一場于真本色了無干與立言君子必不自待而亦不以待人夫書院之碑誌咏歌樂其成而紀其盛者皆當世之有道聞人也其發揮也不在名實贊毀之間其樂而紀之也皆寫其中之所存而爲言也必不華是以備

而載之令讀者油然見作者之意而書院之道大光明焉夫有德之言其補于世教也大矣是虞山之真文獻也志藝文

吳公祠記

宋朱熹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益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膾食

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仲冬長至之日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于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

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

其視有勇足民之効益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以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巳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

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大成殿記節文

宋魏了翁

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
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
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
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
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
言曾竝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
揚然卽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
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
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

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一語
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
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存者嗚
呼信其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
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
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
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
旣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
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

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
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于氏者不過男子
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
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
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
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
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
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卽是而觀則子游
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弟
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
熟爲壯邑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
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耶或者狃於習
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旣嘗表其事以風厲之
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
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
毋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教育言氏子孫記

宋袁甫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

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燭移書諭余曰聖道秦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荅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

蕪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攷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尚推子游爲習禮其裼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於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况講習於

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絃歌之風回
視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
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
然品節斯斯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於
夷狄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
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
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
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
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
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迺爲之書

文學橋銘

宋黃士毅

魯鄒而降道爲絕學千五百年起濂續洛寥寥
閩派久幾復絕再起滄洲教修日揭無極二五
在人一源故不同地時生聖賢吳通上國公卽
游魯胡然歷世莫踵公武覩跡亦昧吁方肇祠
是用作記意嚴灑譏嗟予小子世閩產吳敢誦
所自滄洲之徒登橋而思刻銘述記期我同心
如水游至能令後學本末易明僞行不作踵公

自今

吳公祠記

李賢

孔門弟子大抵皆魯人以孔子生於魯故也間有一二他國之人蓋聞孔子之聖而景慕之不遠千里往從遊焉是其識見出于尋常者方能如是若吳國言偃子游是也宜乎爲聖門高弟視七十二子不在十人之外觀于四科可見已昔者朱子爲作祠堂記稱其爲人簡易踈通予嘗誦其言而思之如事君交友諫不欲數喪則

致哀學則務本治邑以道取人以正莫非簡易之所寓襦裘而吊以見從凶之失因嘆而問得聞制禮之妙達領惡全好之禮發難能未仁之論莫非踈通之所存由是觀之則朱子所稱信不誣矣至於家語論子游之行謂其能則獨貴獨富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言雖可取未知果出孔子之口而盡子游之善否此予所以歷考其實而從朱子之論以見子游文學之高決非後世名爲文學者之可及也嗚呼向

使不生孔子之時雖欲北遊而學於中國何所
依歸既遇孔子則其願從之志不啻江河之決
沛然孰能禦之所以卒聞聖人之道每爲孔子
之所稱許謂非豪傑之士可乎從此是邦才俊
繼出見用于世文章政事後先爭光遂爲詩禮
文物之藪未必不因子游之風而興起也千載
之下爲鄉人者敬慕當何如哉宜乎立祠而祀
之雖然自子游歿後至宋慶元三年一千六百
餘歲矣而邑令孫君始克建祠于今又歷三百

餘歲矣而邑令唐侯禮乃能重修刑部員外郎
程君宗間告予曰吾鄉常熟實先賢子游故里
作祠之初朱子已記之矣重修於後安可無記
以告後人乎今願竊有請焉予惟是祠朱子一
記足矣豈可復有所贅辭不獲姑述朱子之言
用昭子游之善而祠稱吳公者乃其封爵也唐
侯又以鄉之後賢如范文正公諸位神主從祀
于內俾是鄉之人亦有所觀感而奮勵焉其有
關於風化大矣因併及之

子游祠記

楊一清

時至春秋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句吳北學於中國篤信不懈遂能以文學上齒顏冉爲高第弟子率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大且當時稱名卿相謀人家國者漠乎未聞道功利之說瀾倒故以由求之賢其論爲國止有勇足民也可知已公宰武城獨能以禮樂爲教使當官者知以道治民爲賢而刀筆

筐篋之吏不得爲名教所貴其爲惠於天下後世甚博先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

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爲之特祠以奉祀事仰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然自公沒千有餘禩宋縣令孫應時始創建於慶元之三年晦菴先生爲之記厥後改建於王燭鶴山魏氏記之重修於國朝之唐禮南陽李學士記之第皆僅取苟完

無慮經久其亦有待於後之人乎夫祠不祠不足爲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下者有司事也然世之爲部使者所以程督其下惟錢穀訟獄期會間是急郡縣之吏奔走不暇以應乎其
上者如斯焉耳矣胡君方稽覈戎籍顧能於風教究心焉然不數月擢僉山西按察司事以去使郡邑之間不有賢者爲之宣力則其志莫可自遂且以 朝廷良法美意動爲有司所格懸重典以待之不事事者猶自若也况于一祠之

小簿書督責之所不及者哉君子於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爲政爲學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凡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于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著之

子游家廟記

桑悅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

王君燭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輯惟祠之於家者或有興廢 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及令甘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隣災四明之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奉奉以稽古崇德爲事於公之胤周其學費婚其未匹旣爲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紫陽朱子爲之記凡公高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

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爲文學者當以爲鄉之後人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爲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道卽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

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是又以言語文字爲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爲文
學特藝焉而已耳若公之文學誠可謂道德博
聞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
世之名爲儒者不過舖啜簡冊糟粕爲出入就
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曷足以
窺聖學之一班而况淺識謏聞之士以小才自
恃不復知身心爲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
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
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爲主等而上之見
道卓爾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游之不
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
否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歿公之心庶幾齋
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窓淨
几之下皆爲言公之祠宇者矣

請復建先賢子游祠院疏 周 木

謹奏爲崇表先賢以裨文教事竊照天生聖賢

產於中華者實多惟大江以南千百年來古之遺逸止有泰伯虞仲聖門高弟止有言公子游吳中向設至德祠以祀泰伯而仲雍來隱虞山歿即葬焉故邑號山名皆以虞著子游後仲而起北遊師事孔子至今橋有名言子者名文學者巷有名東西子游者及墨井遺跡歷歷在焉是仲雍子游並峙於東南而其清風高節禮樂淵源尤備著於常熟莫敢軒輊者也粵稽仲雍之後自周章衍派臣先世相傳實其統系故入

國朝來臣祖御史周士良陳請立祠表章該臣續有建言撫按議設春秋二祭及簡族人俊秀者給與衣巾奉祀守護祠墓外今照子游學宗大成產由常熟夫常熟素號荆蠻詩書禮樂焉能家喻戶曉自子游特起得聖道精華倡教於東南如論學必崇本抑末爲政以學道率人論喪貴其致哀取士務其正大規友戒其難能得聖一體列名四科東南籍以移風易俗而常熟尤爲耳濡目染迄今士行彬彬民重廉耻絃歌

雅化恍然可挹雖有仲雍植標於前而無子游
映發於後安所得聲名文物之盛垂於此一方
也其從祀文廟位列十哲之中此我

國家崇表先賢盛典宇內之公祀也但宇內有
公祀既與宇內共崇表之矣乃其啟文獻於東
南而奮蹟於常熟桑梓之地宜更有以崇表之
焉臣嘗奉

表南還道謁顏子祠廟規制宏敞該地士民瞻
仰講習有賴若子游與顏子同居四科况在生

長之區即恢擴其廟貌與顏子頡頏不爲過也
今學宮之旁雖舊有子游祠址然規制狹小難
以妥神而本祠之外又有書院一所年久頽廢
日漸侵削及今不爲之修復將使舊蹟愈湮作
興無地何以聳動士民觀聽而光我

國家之文教乎伏惟

陛下聖神文武千載一時仰冀顯微闡幽崇儒
風世特乞

勅下該部會議如果臣言不謬請命有司整飭

舊祠量擴其地增建廟宇樹植坊牌庶以示推
崇至意如謂逼於文廟界限有定則書院遺式
宛然在也合無攷求故址設處工價照舊修復
院宇中奉神像廣勵學官每朔望謁廟之後即
群集多士講學肄業雖村野愚民間風興起者
不妨使之得預觀聽更念祠宇克復之後不得
後裔之賢者以世守之終難垂久合無追尋的
裔簡拔俊髦予以衣冠給以廩餼設法世守則
廟貌奕世重新士民仰止無斃詩書禮樂之教

不替於常熟而旁溢於東南化行俗美其於

國家右文興教盛治裨益非淺鮮也

臣係直隸

蘇州府常熟縣人幸生虞仲子游之里與鄉邦
共爲矜式見其公祀之外未荷特示推崇之典
不勝惓惓故敢冒昧上陳無任瞻

天待

命之至

重建子游書院議

張悅

弘治某年吏部尚書張悅等議曰謹考言偃字

子游孔門之高第弟子也孔子生於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後不得行道於天下乃繼往聖開
來學以傳道後世當時從游者三千率多北人
惟子游生長南方荆蠻之地說孔子之道而北
學中國遂著名文學與顏閔輩竝稱誠所謂豪
傑之士也觀其言行見於論語者類皆崇本務
實簡易宏遠治邑以禮樂爲教取人以正大爲
賢自古迄今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實自子游
始也列位十哲祀孔廟天下固已知所崇重矣
但其生長地方尤宜崇重况故有書院豈可廢
而不修今吏部郎中周木奏有前祠合無准其
所言行令彼處有司相度事宜照舊修建以奉
神位仍訪其有無後裔有則免其徭役俾主祠
祭無則量僉門子常川看守歲幾永終不墜以
慰鄉邦後學景仰先哲之意

文學書院記

瞿景淳

永嘉王公治常熟之二年乙丑政修民和百廢
具興學宮之左有吳公祠公旣展謁因嘆曰嗟

乎茲固先賢吳公之鄉也 國家方以文學造士今僅有祠而書院未備造士之制無乃缺諸且嵩陽嶽麓類有書院矧茲爲吳公之鄉而獨缺焉固有司事也乃相地于邑治之西得元廢書院一區介兩憲院間西枕山麓顧瞻則吳公之墓在焉公曰是矣乃白之按院溫公溫公亟是之首發贖金若干助其役公乃度基址計丈尺具材用十日興工其地南阻民居乃東闢爲書院門門內稍虛其南爲坦途北折爲門表曰南方精華言南方文學肇吳公也門內爲池樹以棹檝表曰洙泗淵源言吳公之道本洙泗也又進爲學道堂揭示遺訓俾士民知所興也堂北爲祠門中建祠宇旁翼以亭自非瞻禮門不輕啟明有敬也堂之左右稍北則對立書樓稍南則對立號舍各蔽以墻出入有門升降有階士之肄業其中而升堂問難者有過廊與士或得霑時雨之教也吳公故有專祠然僅容俎豆而不足以聚生徒則崇教之道未備今書院之

復奉祀有祠講道有堂藏書有樓肄業有舍規制宏敞真足以報吳公之德而慰吾人景行之思矣余獨念今之以文學名者或有異于吳公也吳公之文學蓋篤其實非徒飾空言者若今之文學徒飾空言爲干祿之資耳無乃有異于吳公乎世有豪傑之士必有不安于科舉之習而以操履爲重者矧至吳公之鄉而依其門墻可徒浮華是競以忝吳公乎是可以省矣不然邑故有學校豈不足以造士而司教化者必勤勤于書院哉是役也成于王公而溫公實王之溫公憲體振肅事之害財者雖小必革獨善王公此役首助成之其表章名德風勵人心可想見焉王公復濟以精敏役興而民不知勞事節而民不知費使千年曠典新于一日蓋均可書云

巫公祠記

陳寰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崖青嶂溪河逆折縣城址故環之緣爲西關萬

井聯轅其椒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
道觀觀之西有嶽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
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鑿壙歿將塋焉
嘉靖戊子冬巡撫荷峰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
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別立專祠于文廟左
公旣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
子賢亦皆鄉賢設木主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
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旣畢復進一高等生
俾講子游旣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
若此今爾縣崇奉鄉賢而乃列咸父子于子游
兩廡于義何如瞻高旣忒神必靡寧此官府責
也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耶諸生皆稱謝
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
古碑鑱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塚皆古八分書縣
令孫應時遂建祠宇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雖
莫可考然祇在山麓無疑于是爭舉鄉民壙地
僭踰非制請禡爲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
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壙石留其內門及

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素甍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副情佇慶忭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寰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示後世竊惟古稱鄉先生沒可祭于社若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又王家而朱子集楚詞註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

論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正邪道因可談術而術不外于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臯夔稷契之所行羲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哉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况于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嗚呼殷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

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爲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苟不能自振與時俗溷焉則東南西北來徃具瞻身過祠下而心惟之能無覩然寰敬持是說以告夫同志者

昭明讀書臺亭記

陳察

南沙偉望爲虞山山東南麓有致道觀觀後有臺世傳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弘治間浙東楊名父先生來令構亭以表未三紀亭蕩然矣君

子惜之金川鄒晉卿貳茲邑觀循廡旣折而東北登陟幾百步松竹深中得遺址巍然峻突卽之則平直天成負層巒面平湖若文廟經閣若邑治諸解宇若四民邸第暨郊坰農圃江海遠峰氣象萬千里巽日睫旬次一開作而嘆曰勝景斯地良稱書臺亭宜復無何今尹黃川胡君文明協鄒是構古蹟以彰第棟柱悉以木制度卑隘上雨旁風顧瞻猶歎中州柳川沈侯君叙繼令于茲器度廓如圖新庶務尤急興賢敦化

又明年政通人和而崇文吊古益勤靡倦捐貲
鼎建柱以貞石廣隘崇卑莊重有加震凌無虞
邑士大夫暨耆民屬余記之余竊感夫昭明距
今千有餘歲撮爾一臺獨久存且來人表章誠
重讀書也臺以人重人以書顯善乎其讀書也
或曰君子欲自得曷以臺爲亭抑末矣噫是或
一道也自得信吾當務也論世教不有樹表風
聲之典乎讀書如昭明有足稱者夫貴爲諸嗣
富享方物不期驕侈乃克通誦五經數行竝下

過目皆憶賦詩劇韻屬思卽成斯亦難矣比長
克省萬幾內外奏有謬誤巧妄辯折可否斷獄
稱仁寬和容衆喜怒不形固曰天質過庸而讀
書之力其可誣哉史稱性愛山水不用絲竹勸
者慙止意其爲人崇雅悅儒志專文學介居擇
勝清兼心迹者也使天假年繼統爲政梁祚之
大以遐蓋未可量然則斯臺擅久信非偶然之
故斯亭之復殆無愧乎樹表風聲云登適者試
思之書一也善讀者德性若是達於用若是臺

至今重吾可不務乎蓋凡因迹求心希先以上
達者槩可得於俛仰間斯舉亦有相之道而豈
徒哉曰虞仲清權德高千古子游禮樂道契聖
心二公遺芳孔邇過祠則式經墓則吁不假外
求得師也已雖然學何嘗師宅心砥行吾從至
讓學道愛人吾儀丹陽公博文繕性敏政吾兼
資不遺乎昭明食實采英敦本該末主善協一
歸成吾美夫何不可是則斯舉固君子所不廢
也廢修而前哲表章往而將來勸回視直觀美
哉

昭明讀書臺銘

鄧黻

虞山致道觀之東有臺兀然而峙者志稱梁昭
明太子統讀書處也其上故有亭廢久矣往歲
邑大夫慈谿楊公嘗一新之未久輒壞嘉靖十
二年宛丘沈公來綰縣章縣連有水旱公悉力

措其政無暇登眺滿三載將奏績北上乃周覽
邑中古蹟登于臺客有以亭起廢告者公曰昭
明太子爲梁賢儲副其所著若文選一集有益
於作者茲可使泯其迹乎乃斥俸餘作新亭其
材皆經久計芟剔榛翳理其磴級暇日往觀而
落之他日屬邑人鄧韞撰臺銘耆人某某出昭
明刻像公命繪者摹之併刻於亭中或疑昭明
儲君理無遠駕而史稱其性好山水常出遊今
鍾山當塗皆有其讀書臺而常熟當其時列在

京輔山水稱佳觀有其撰招真治碑知其至此
不誣也夫古之有國者固亦有遊事而昭明獨
以書徃其好學足稱云今之臨民社者以簿書
徵歛擊斷爲舉職於古事漫不置念公之爲邑
清慎通溥治以寂聞其所建設有先後是舉也
可以見其崇古懷賢之意韞膚俚莫稱嘉委不
得讓謹具銘如教楊公名子器沈公名弘彛皆
起進士銘曰 蒼山橫陳東闕其首長松攬天
下有隆阜黎老曰咨徃牒有書厥始營者蕭梁

之儲質美大圭志潛細帙循海而東茲焉駐蹕
群玉所庋清燕所披載以白鹿霓旌祁祁於臺
於堂延冲納爽山空月白如聞誦響帝子所誦
我莫敢知意所好者世之瓌奇豈無儒工叅侍
瑠席掇遺舉要斷自乃臆文選之輯流功藝林
垂憲淳古待於鈎深我觀梁德亦匪克競魚肉
殘宗儲也爲盛學以輔孝鶴禁宵征天闕其賢
不弭奔鯨含章永福與代俱謝維爾遺基不傾
以亞冶遊莫唾牧豎罔登護之榛荆爲有昭明
架之欒櫨植以楹礎舊觀復還令賢好古嗟爾
媚學有書如山遐探靜治儲也猶然洗心踐言
翦薙蔓葉古學如是與臺岌喋

虞山亭館記

嚴訥

虞山之東巔號稱勝地然有先馮公而勝者有
待馮公而勝者虬如也而諸巒走于西翼如也
而兩湖浮于南靄如也而滄海環匯于東北不
問晨莫霽晦各有以効其奇狀會入于睇盼此
先馮公而勝者也軒且臺于乾元宮之南曰天

開圖畫亭于馬坡之上曰達觀亭于南崖曰控
湖館于飲馬池之滸且亭于中而皆曰清風高
下有辨丹堊中度可以風可以月可以雨雪此
待馮公而勝者也先馮公而勝者勝以天待馮
公而勝者勝以人人以贊天而地之勝于是爲
益奇嘉靖己亥之秋厥旣落成嚴訥與其徒十
餘人偕往而遊之陟其高騁眺無際胸次洞豁
臨其卑蕪蘚交碧幽趣可愛是用久而忘倦倦
而忘返旣乃忽有領焉而呼謂其徒曰馮公之

飾勝于茲地也我知其心矣仲雍以讓言游以
文學咸墓于茲歷千有餘年而其封尚新何哉
人所共欽而共守之也卓有志者于是游而見
之則必將思自奮焉以求亦無泯于後乃馮公
飾茲地之勝用勤我邑人之游庶游勤而見勤
見勤而思勤讓不必如仲雍而利可無徇文學
不必如言游而名可無逐于以鼓人心好德之
良而漸挽古道于斯世斯固馮公之心也而風
化作新之用益善藏焉耳矣于是衆皆默然良

久曰誠有如而言歸以語諸馮公馮公笑不荅
意亦以訥所擬爲是遂命書以記馮公名汝弼
字惟良浙平湖人也先有聲給舍今令常熟尤
著政績云

射圃記

趙用賢

按邑乘邑故有射圃正統弘治中凡再徙置嘉
靖初縣令徐公澗卽學道書院稍拓爲圃實在
學宮之西而其地頗逼闐闐再議廢置後三十
餘年永嘉王公繼令吾土得城東隅甌脫地更

爲善完毋廢舊觀而其地歆及湫溢庭廡下陋
上不足以克于揖讓而下不足以周于步武今
晉安留公爲縣之逾年興舉教化群邑之子弟
相與講論道藝喟然興歎于是圃之廢乃購地
得息壤于虞山東麓芟屏錙翳披荆叢與始就
夷曠公乃首斥俸貲庀材鳩工北面爲堂三楹
顏曰觀德其後列更衣膳食之所稍西爲忠節
祠以祀大叅錢公繚以周垣表以棹檝成之日
萬曆丁丑夏六月也距始事時僅閱半歲而豐

軒廣庭以及侯壘福壽之具題榮瓦墁之節煥
然畢備公以時率諸生褒衣斐履觀游其間高
陵迴谿綺綰繡錯若合形輔勢于堂皇之下昔
之囂塵者隔于寬閒而岡阜林麓之曠非有市
廛爭逐之饒則是圃之設其可以永存而不廢
者公于是屬賢爲紀其事余嘗覽觀成周之際
司馬有射人之屬以法授射者而司徒保氏掌
養國子以道曰教之五射至其選士之法春合
諸學秋合諸射小司馬固得以藝進退而鄉閭

族黨所書其德行者大司徒猶必校之于澤宮
而慶讓行焉何者明道藝之教非出殊途而文
事武備士固相資爲用者晚近世不究于斯義
儒生則持文詞介冑則高武力至互相詆訾而
平世右文見謂從容緩帶可以畫諾樽俎良有
司緣俗爲治亦見謂弓矢決拾非所以器人而
專其道德之習者遂棄去不講無惑乎士寡全
才而文武之道不備也夫留公乃當治平之盛
其興賢與能旣以式化士類而修廢舉墜復以

其餘推極乎先王道藝合一之教斯不可謂卓
然志古之道者歟公名震臣晉江人萬曆甲戌
進士

